

陈亚珍 ●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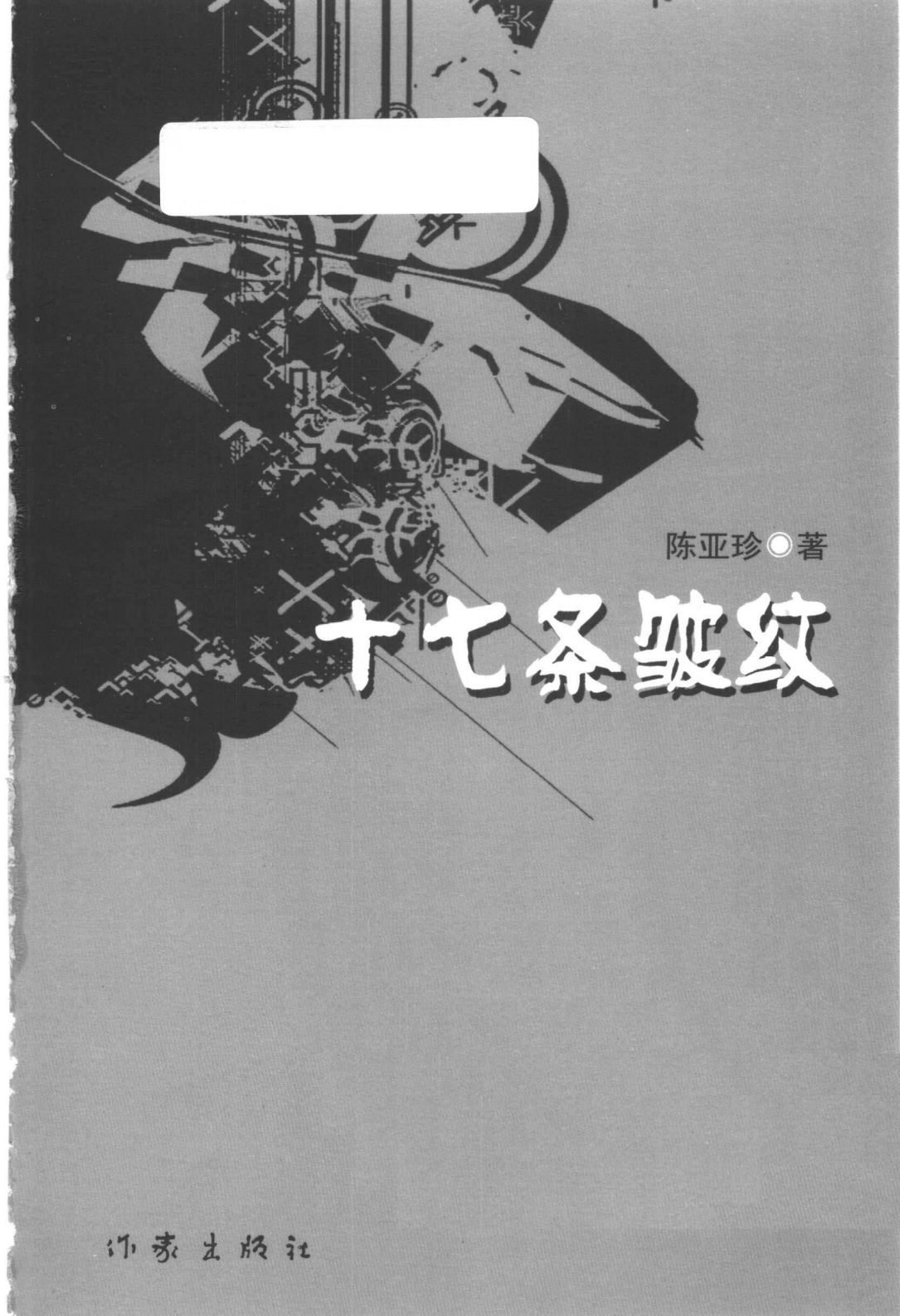
十七条皱纹

SHI QI TIAO ZHOU WEN

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



作家出版社



陈亚珍◎著

十七条皱纹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七条皱纹/陈亚珍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10
ISBN 7-5063-3086-5

I. 十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6764 号

十七条皱纹

作者: 陈亚珍

责任编辑: 王为建

装帧设计: 每天出发坊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30 千

印张: 12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086-5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我们并不因自身遭受不幸而获
取世人的怜悯。

我们向人类渴求的只是一份持
久的友情和一份永恒的感动！

——手 记

A 章

—

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雨天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！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，我也更不知道悲剧的帷幕就是在这一天为我徐徐拉开——

雨，连绵不绝地下，天黑穆穆的让人恐怖，让人心里憋胀，让人恨不得冲天凿一个窟窿喘一口气！这样倒霉的天气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，它常常把我的快乐和热情、浪漫和幻想一并锁住。

也许上苍早有预测？把一腔悲伤撒向人世，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件有多么可怕。可我仿佛洪门未开，依然生活在我的“童年”里，天真烂漫不知今是何年地喊呀叫啊地显示着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激情，因为足球队长的光荣称号马上就要在全校公布……

然而，尖厉的警笛声如刀似箭地穿过校园路，剜心刺腑地朝我袭来，把一校师生的目光都吱吱嗦嗦扯直扯硬，把天上的云图都吼叫得乱作一团，麻雀飞过也惊得哆哆嗦嗦东张西望不知飞到何处，树木都直僵僵地伸向天空呈一片呆白。欢乐的校园歌声如断流的河稀拉着停下来。一张张未涉世的稚嫩的脸都由红变白，由白变成了紫。紧张和恐怖如一块黑布遮住了南中的上空！

所有动的全静了。

所有响的全哑了。

在一片奇静中，静等警车带走最后的结果！

当有消息传说“脚”的头被打破了！

全校立刻哗然！仿佛东边的太阳由西边出来，也好像春天叽哇一下又返回了冬天一样，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个血红的哆嗦。寒气开始四处飘荡。花草刚刚展开的枝叶开始蜷缩，楼群在突然间倏然瘦小。教室里，桌椅间无处没有躲藏着惊异。一种从未发生过的紧张气氛悄然地弥散在校园的各个角落。

有人把“脚”的头砸破了？

有人竟敢在“脚”的头上动土？

我的心立即如夏日的火苗跳跃了一下，觉得这世界真是诞生了英雄！不说幸灾乐祸吧，起码的同情心可一点也搜集不起来。

当又有消息传出是有关擒获“飞鸿帮”的消息时，人们立即用目光四处搜索我的踪影，并且想到我的安危。我并不明白事情为何突然转折在我的身上，而且我也并不知道“飞鸿帮”与“脚”的头有什么截然的关系。很多同学向我投来探究的目光，目光里传递给我的是那种飘忽不定的不安和担忧。可我并不害怕。我不仅从容自如，而且还有那么些凛然，是英雄式的，不屈服的，甚至是光荣的……

这种姿态让一校的“灵魂工程师”为他们的教育失败而汗颜，觉得我这孩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确是无药可救了！如此，一声声的叹息就从各自的嗓子眼里无可奈何地发出来。除去班主任——我们的龋牙老师，是真的为出了“班丑”气急败坏以外，其他老师的叹息，都是无关痛痒的，是为了附和校长和班主任的情绪而叹息。因为不关他们的奖金和升级问题。无非是应景性的表达而已。

就在我被带上警车的当儿，许多同学的目光都叮叮咣咣交战起来，那目光好像是求助谁能出来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什么的，可所有可以说话的人全都沉默着，他们严肃的表情代表着对法律绝对的

信任。

同学们求助无效，就眼睁睁看着我被带走，并且含泪带血地喊了一嗓子：

“巴乔——”

知道巴乔的意思吧？巴乔就是意大利足球明星。罗伯特·巴乔早已取代了我的名字，我也早已接受了这个光荣的称号。他们对我都快要崇拜得死掉了。

我回过头来，看到黑乌乌一片人头在攒动，一双双眼睛张大着，眼白却出奇地多，他们的黑眼仁都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春日的风涨起了我火红的运动衫，我觉得一定如一面猎猎的战旗，在铅灰色的雨雾中变悲为壮！

我笑了，这笑是安慰那些有泪的同学。可这一笑好像更麻烦，居然让他们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我以一个首长检阅士兵一样的姿态踏上了警车，乐观有加，神采飘逸，看上去我肯定一点也不像上警车，倒像去参加奥林匹克颁奖仪式一样。

警车徐徐开动，天上的雨丝淅沥而下，湿润一层盖过一层。这当儿，远处的火车“呜——”地撕裂着长鸣了一声，像是顿然把大地裂开了一道黑色的缝隙，使整个校园哆嗦地东倒西歪！有同学好似被这一声吼叫从痴怔中惊醒，一激灵便随警车疯跑疯窜，势如破竹，如一股巨大的潮流向我涌来……

各班的老师喊破喉咙，叫塌天都难以阻挡。校长愤怒地喊，都想着警车是怎么着，谁想犯罪这就是榜样！追呀，谁敢再追我开除谁！

我看到车后潮涌般的人流退下了，静静地，目光是僵硬的，但我能感觉到那目光一束一束向我射来，不知在询问什么。

神情是失望而迷惘的，好像感觉到日月星辰有可能颠倒？

阴霾的天，小雨淅沥得无声无息。

同学们的心是阴湿的，整个校园的气氛是恐怖的，刚刚绽开的

花也枯黄了，低垂着头颅撒下一地的殷红！

我带走他们什么了？

不知道！

我看到，一个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惊恐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，像一根根未成材的林木棒直挺挺地栽了一校园，望着雨天不知他们在想什么……

二

警车一路呼啸，尖厉地把城街上的人都吓得纷纷躲开，警官严肃的表情如同冻结了的坚冰不能溶化。空气是紧张的。细雨不停地洒落，就像一个多愁妇人的眼泪，无声无息地伤感。警车呼啸而过，雨线被煽动成弯弯曲曲的弧线，街两边呈现出透明的灰暗，好像整个世界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可我因为是“莫名”，所以英雄气概依然盖世，神态中不含任何怯意，那股昂扬劲儿无人可比。警官们看上去对这种姿态尤其恼火。

我被带进候审室时，已有几个灰头土脸的人，木在室内了，其中有“驼爷”，因他脊背有些驼峰样，并素日喜欢称爷，故得一名为“驼爷”。有“飞毛腿”，因在运动场上短跑如飞，同学们特为此腿，命名“飞毛”。还有“小非洲”，顾名思义，黑得彻头彻尾，同学们皆认为他有混血的嫌疑。

警官不让说话，统统面壁而立。把我带进来的时候，警官让我转过身去，声音很是严厉，脸绷得如鼓面一样，然后就带上门并且加了锁踢踢踏踏地走了。随着脚步声远去，面壁者都哗啦一声转过身来，目光噼噼啪啪如燃亮的电灯泡光芒四射地烧烤着我，并且欢呼雀跃地说，我们胜利了，我们“飞鸿帮”胜利了！

我不知就里，仍是一副莫名的样子。

我说怎么胜利在派出所里了呢？

驼爷说昨天晚上，北中的泼皮拦路抢劫，非要向我们要钱，不

然就不放我们通行，然后我们就开战，后来我们才发现指挥这场战斗的主谋是咱班的“脚”。“脚”非让我们交出你来，说要把你的腿打断，不然你对他的足球发展永远有威胁。我们不交，他们就说要敲断我们其中一个的腿，他叫我们是狗腿子。他要我们投降，为他效劳，让他成为足球队长。我们就唾了他一口。然后就开战。我们把“脚”的头打破了，把其中一个的鼻子打出了血。然后就各自跑回家里。谁知今天早上我们就被带到这里。警官在我们身上搜，没搜出凶器却搜出了我们“飞鸿帮”的名片，他们问清“飞鸿帮”的意思，然后就问“飞鸿帮”的头领是谁，我们就告诉他们你的名字……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作出一种沉思状，之后说，这是正当防卫，自卫还击，替天行道，“飞鸿帮”根本没有错！

我一向善于总结和决策，经我这么一说，几个人就互相击掌，兴高采烈地高呼：“耶！”就好像我是他们的最高裁判员。

快乐如一股狂风漫卷而来，然后几个人席地而坐，说我们成了打击坏人的英雄了吧？

我胸有成竹地点点头。

大家就颇自豪地认同了这个看法。

驼爷说，我们会不会上电视？

小非洲说，大有可能。

飞毛腿说，那我们有可能接受记者的采访。

又有人说，也许我们会上互联网？

全体哗然，那我们就成了全国，不，是全世界的英雄人物了。

大家脸上就一并庄严起来，各自的神情就都漫上了幻想的线索，并且仔细回忆“脚”的头是谁打破的，那要钱的泼皮是谁最先砸歪了他的鼻子？这样回忆着，各自在掂量着功劳的大小，以便记者采访时好争个头名什么的。在期待英雄称号来临时，都觉得各自的尊容有可能不堪，就都分别开始拍打身上的土，还有整理自己的头发，系自己的衣扣。有的偷着用唾沫擦脸。进行了这么一番整容

之后就都不约而同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。

我一直默默地看着一室的“英雄”，好像有些没有参加战斗的遗憾！

大家感觉到这一点时，就共同为我默哀！

驼爷说也许我们该把你交出来？

小非洲马上反对说，交出来，断腿的肯定是巴乔，足球队长理所当然就是“脚”了，“脚”就是企图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。我看还是保住巴乔的腿为上策。

话题就又转移到当英雄，还是保护腿上面来。最后确定他们的英雄壮举其实是对我参加“青足”大赛的捍卫。于是大家就又共同高尚起来，觉得也对得起我了。然后就开始等待各方记者的来访。

这是一种漫长的煎熬，每一个人都不时地望着窗外的那一片天，天空灰白得虚无，反馈不回任何期待的结果，但他们并不气馁，脸上仍是红暖暖如过年墙上贴的年画一样。每一双眼睛里都有着色彩斑斓的憧憬。

这当儿院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听起来是那种沉重而慌乱的感觉，就集体朝外张望，等来的却是些家长，家长脸上都有些气急败坏，急火攻心的模样，就有许多人开始紧张。通常的经验，叫家长是没有好事的。可又有人认为叫家长可能是记者要一同采访吧？比如教子有方什么的……

这个说法马上得到认同。凡是能与宣传英雄的构想联系起来的，他们统统认可。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他们是正确的，误解也是暂时的。大家各自驰骋最美好的幻想，谁也不认为打击坏人有什么错！这么驰骋了一阵，又有人提出巴乔又没参战，怎么还要叫巴乔来呢？立即有人认为，巴乔是“飞鸿帮”的首领当然得叫他，这是“教帮”有方！

此说法全体通过。并且因有了我的“英雄”股份集体兴奋！

可我一直觉得我与他们不同，因为我始终是局外人，但我确实不认为他们做了坏事，因为被打击者经常欺负女生，拦路抢钱，无辜挑衅，有时候由不得你打不打。可警察常常抓不住他们。今天能把此事曝光，警方一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为我们歌功颂德。我觉得我的思路没有错。

日光从云层里透出薄明暗淡的光，雨，如同一个羞怯的少女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这一刻每一个人脸上都飘荡着灿烂的天真，骄傲的气氛就如同长了彩色的翅膀，满屋子都在扑扑棱棱地震响。我们由于期待记者采访，上电视，乃至上互联网，心开始活蹦乱跳起来，好像该找一个释放兴奋的方式才对，小非洲就唱起来：

我们飞鸿
昂起骄傲的头！（全体共唱）
我们飞鸿，
除遍天下的坏人！
我们飞鸿，
从来不服输！

歌声震天动地，竟是把派出所的肃穆搅得七零八落。警官们忙得如卡通汽车，经这屋子里飞出来的歌声一震动，全体停住手中的活，脑袋嘣嘣嚓嚓弹起来，眼睛里就冒出了意外的光，目光又如一杆一杆的利箭一并朝这间小屋射过来，并且皱起了眉头。

一个警官拿着钥匙插进锁孔里扭了一下，拳头大的铁锁咔嚓一声弹响，门哗啦打开的时候，警官的脸就气歪了，说吵什么吵，知不知道你们进了啥地方？

我们就一并抖擞起一副“勇士”的模样告诉他说，派出所呀！我们好像对他明知故问很是不屑。

警官厉声喝道，派出所是干啥的？
讲理的呀！

知道什么人才到这地方吗？

众目光就都凝在警官脸上不动了。

警官就有些咬牙切齿，说，社——会——渣——滓！

所有的目光就惊慌失措地从警官脸上“吱溜”一声滑下来，相互对视了片刻就满屋子叮叮咣咣地打起架来，显然“社会渣滓”对他们有着深深的侮辱性，每一个人都不同意这样的结论，就都纷纷讲故事的经过。生怕警官听不懂，生怕他们搞不懂好人和坏人。

警官说，无论何种原因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懂不懂，懂不懂呀你们？

每个人就都低下头思索，显然是不懂！因为他们没有杀人，没有欠债，他们打击的是坏人！

警官没理睬他们，却把其中的一个叫走了。

叫走的人一脸茫然！

所有的人依然固执地抱着“英雄”的幻想，集体用目光祝贺他。

却原来不是采访，是依次审讯！进行了整整一天。

结果是：凡参战者一律暂罚款五千元，赔偿伤者医药费，精神损失费共三万五千元！通知各家大人前来交款领人。

声音不大却能震天动地！

众孩子不服气力求讲理，说是泼皮们先抢我们的钱我们才出手战斗的。并且列举很多事实，说他们抢劫不止一次。

警官就问他们要证据，说证据呢？人家抢你们的钱，得拿出证据来呀。仰仗法律的裁决最有说法力的就是证据。

他们拿不出证据，因为遭劫时他们身上没有钱。但他们打伤人是真。显然泼皮们要钱的来由就不成立，而他们却大有陷害“忠良”的嫌疑！

所有的人都僵僵地惊着不动了，脸上都厚起了一层茫然！世界突然开始旋转，开始颠覆，每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开始模糊不清，他们都想搞清是非的真相，他们并不管打伤了谁，得罪了谁，他们

只感觉对拦路抢劫还击，就是有理！

其实，一切结果都是由一个神秘的人搞糟的，乌黑锃亮的“蓝鸟”一停下，一个戴着墨镜，大腹便便，留着大背头，看上去很气派，但满身的匪气的人下来。大家都知道那是脚的父亲。好多人看上去都想讨好他，连派出所所长的脸，堆起来的笑意都不敢轻易消下去。空气如混凝土一样板结了。没有风，树却战战兢兢地摇摆着。没有地震，楼群却东倒西歪倾斜着，天不冷，人却挤挤挨挨恨不得抱在一起，抵挡一下突然袭来的恐惧。墙壁上的土都吓得哗啦啦直往下掉。黑色的气流在空域里静悄悄奔走，淹没了一个城市……

他们的爸爸妈妈头都快低到裤裆里去了，连走路都得擦着边，宁肯交钱换人，悄无声息地把事情了结，逃也似的拉着他们的孩子离开派出所，第二天好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表示他们的孩子什么事也没有，也不愿过问是非曲直。难道这世界上已经没有是非了吗？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难道不知道是非对我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？

大人们心里的奥秘谁懂呢？谁也不懂，一直笼罩在我们心里的幻想破灭了，因此我的同学个个都无力地张着嘴，像一条垂死的鱼！

三

一屋子的“英雄”湮没了。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没有灯光的黑屋子里囚禁着。

待审讯室里空荡起来，连尘埃的飘落声，鸟虫的鸣叫声，暮色的拥挤声，月光的流动声都清晰可辨。这一刻世界奇静无比是多么可怕！我像被一只无形的魔掌推进了一个窑窟里，黑暗围猎了我，我的心开始起风，由于我的判断失误，事情从好的方向一劲儿地往

怀里变，最后变得连我这样聪明清醒的头脑都反应不过来了。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角色被带到这里的？这次战争和“飞鸿帮”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以我十七岁的经验还不具备洞察一切的能力。暮色开始挤进屋里，月光从树的枝杈半露着脸显得阴冷而没有生气，显然这是不幸的预兆。顷刻间一片嗡嗡声蓦然而起，窗外似乎有窃窃私语，并且窗外探着几张不怀好意的脸。我从这几张脸上似乎读出了自己是坏人这样的概念，而且那脸上的内涵是义愤填膺的，是青紫恨恨的！好像我是恐怖分子一样，个个用奇异的目光搜罗着我，恨不得揪出我狠揍一顿赶出地球外才解气。

一团愤怒的黑云铺天盖地夹裹了我的心，我蹿起来像一头被逼急了的小兽瞪着红血血的眼睛喊：

“为什么抓我来——”

“放我出去——”

“我要回家！”

接着我身体里的气就开始运动，喊出来的声音吱吱嚓嚓冒着浓烟，并且声音里有泪！浓烟在屋子里抱成一团，翻滚起来蹿到房顶上，又滚到墙壁上，然后哐当一下摔在地下就弥漫开来……

这当儿那扇锁死的门微微抖动了，然后把灾难放了进来。我的喊声如同风一样扑到门上，打在了警官的脸上，警官用手电光柱照着我青紫色的脸。然后我听到了警官轻蔑的笑声。我浑身就抖动起来，喘息如同半空中的风呼哧呼哧叫嚣不止。

接着是两种情绪的尖锐对抗！

经历了漫长的面面相觑之后，警官把我犯人似的揪到审讯室里，我这才开始认真观察了一下，审我的警官有一个鲜明的肖像特征，脸的左侧一溜向下垮塌着，而右侧弯出一个弧度，满脸是青春豆感染过的麻子，整个面目呈现出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瓦刀样子。如此，在我记忆中每提到警察，我就想起了“瓦刀”这个形状，为不影响警察的整体形象，我就权且把他叫做瓦刀可否？

我开始剑拔弩张，我说我没有罪，我不接受审讯！

瓦刀啪叽一下摔在桌上一沓寸把厚的名片，名片上印有“飞鸿帮”三个字，并有一个五大三粗的黄飞鸿在名片上手舞足蹈，那拳头力大无比，眼神里放射着灼人的光柱，看一眼就让人打一个寒战。此创意出自我的想象。

瓦刀亮出“罪证”，哑然笑了。

“飞鸿”其意没有深究，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“帮”字上，如今“帮”最是让警方头痛，他们是党和政府的卫士，自然对帮派体系最是敏感，尤其是对不成器的“帮”更有信心。我没有参与打架，但他们说我的“罪行”不可低估！我是“飞鸿帮”的头领，是组织者。是不安定因素的最大祸害！

瓦刀盯着我就像盯着一个犯人一样，目光是那种直刺刺的，好像我是他们等待已久的重大收获，抓一百个小偷也抵不上一个团伙。起码这一年的先进牌子和奖金是胸有成竹了！

于是那直刺刺的目光中夹带着遏制不住的骄傲，炫耀着他们侦破中的智慧，工作中的显著成绩。那样子好像比神探福尔摩斯都神气一千八百万倍。

我面对那一沓名片是坦然的，自豪的，是理直气壮的，我认为这是我打造出来的品牌。我觉得我的样子神气活现，好像嫌疑人不是我倒是瓦刀，只是身体单薄得缺骨少肉，被高大英武的瓦刀压迫得越发瘦小了。

“敌”强我弱，对瓦刀来说，阵容十分理想。

可我弱虽弱却是一副大无畏模样，如一棵直溜溜的小白杨，在黑云压顶，风雨雷电来临时依然挺拔。这就让瓦刀无论如何搞不出审讯的气氛。为找感觉，审讯官惊天动地地拍了一巴掌横在胸前的一张桌，竟是把一杯水惊得四处飞溅，丁丁冬冬洒落了一地。大约是用过猛，他自己的瓦刀脸也好像卷了刃一般，吓得异常地抽搐了一下，屋子里的东西都让他拍得魂飞魄散。借着这点气氛，瓦刀的脸随之阴沉如天空中罩着的黑云，那问话就如爆竹般乒乒乓乓响起来：

叫什么名字？

叶雨枫。

哪个叶？

写不上来？那就写成夜晚的风雨吧。

跟谁说话呢？严肃点！

我就立即做出严肃状：不是为你们方便嘛。

瓦刀出现了很尴尬的羞涩。

“飞鸿帮”是什么意思？

崇尚英雄的意思呗。

干过什么勾当？

注意措辞，啥叫勾当呀？

你组织“飞鸿帮”啥目的？

自卫还击呀！

和平年代还击谁呢？

还击你们抓不住的坏人呀！

咋回答问题呢？打过几次架？

无数次。

都在什么地方？

操场，校园路。

打伤过人吗？

当然，我们每次得胜。颇自豪的样子。

偷盗、抢劫行为多少次？

请尊重人格，再这样问我拒绝回答！

这么说飞鸿帮确有其事？

当然，这还有错？

印这么多名片干啥用？

发展队伍呗。

审讯戛然而止。“黑社会萌芽势力”罪名成立！

可我为自己对答如流骄傲不已，我以为我成了“飞鸿帮”杰出

的外交官。我是称职的，我为“飞鸿帮”弘扬了正气！我觉得我天真无邪的脸上，笑意一波儿一波儿地顶上眉骨，恨不得闪电般飞回弟兄们中间炫耀一番。我无视于警官的存在，我自觉地把自已提升为英雄。我焦急地问瓦刀，我可以走了吗？

瓦刀说，没有最后定论走什么走。其时盯住我的小模样若有所思。

四

月光欢笑着透过窗口上的玻璃拥挤进来，碎银般洒了一地。我披着满身的碎银忍不住嘿儿嘿儿地笑——胜利了，我想。我为什么喜欢黄飞鸿呢？因为他从来不输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带有神性的“无影脚”在空中飞舞，嗖一下从耳边飞过，嗖一下又从头顶上穿越，飞檐走壁，来去无声。

噢，酷极了。

一股美丽的小旋风从门外旋儿着进来调皮地围着我转了一圈，然后那桌子上的“黄飞鸿”就在名片上翩翩起舞，变成了无数个黄飞鸿，然后驼爷、小非洲、飞毛腿、程超、钟炜、司马柯如期都变成了黄飞鸿，在空中飞旋。刀剑叮叮咣咣碰撞不止，飞溅出来的火光染红了半边天际。我这一刻想入非非，有关自豪的细胞就迅速地激活起来，脸上红晶晶地漫上了难以掩饰的兴奋。

我眯眯着眼睛笑了。我身陷困境却浑然不觉。

其间，警官如一个有经验的老中医切诊号脉一样，把目光搭在我的脸上思索着停顿了一会儿，好似以最精湛的医术完成他们“治病救人”的善行。

只听电脑吱棱棱一响，一个“秘方”就应声而出。

瓦刀把“秘方”递给我的时候，颇温和地说，小子，好自为之吧，以后随时听候传讯！

咯噔一下，我的心沉下去了，笑意就咥一下凝在脸上，我觉得